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唐明宗家人傳三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胡三省音義傅汝舟校

和憲武皇后

昭懿皇后

宣憲皇后

淑妃王氏

哀皇后

明宗四子

明宗四姪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路王從珂母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曹氏為淑妃追封夏氏晉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為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册為皇后諡曰昭懿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



為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必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原其子昞為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為魯國夫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為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宮清泰三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書崔儉奉上皇太后寶冊蓋曰宣憲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姿色號花兒羞少賣梁故將劉鄩為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曰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為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舍曹氏為人簡質常避事由昞王氏專寵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

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為皇后王氏為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必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廢帝即位用尊皇后為皇太后妃為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為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為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媪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實以兵入宮衛天子而臣反見誅出怨言廢帝聞之大怒



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廢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為比丘尼帝驚問其故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兒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廢帝亦為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晉高祖立妃自請為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宮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於宮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郟國三千戶封唐許王從益為郟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室以至德宮為廟詔

立高祖太宗為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祠出帝即位妃母子俱還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為延壽娶從益妹是為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為誰素亦養於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為弟兄爾吾嫂也已而斬之曰今日乃吾婦也乃拜從益為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俱還洛陽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微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追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群臣拜殿下群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為翰所迫此豈福邪禍行至矣乃召王松趙上交為左右丞相李式崔光



鄴為樞密使燕將劉祚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為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各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言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各家母子何罪何不置各兒使每歲寒食持盂飯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七○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子愍帝即位立為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晉高祖立追謚曰哀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初名從審為人驍

勇善戰而謙退謹勅從莊宗戰數有功為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為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為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為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璟以為己子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曰為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大保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臣為生而世之有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臣其私則



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臣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乎  
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  
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以辭其君曰子不可曰歟父顛  
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  
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  
不可曰歟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  
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  
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  
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  
哉○秦王從榮天成元年臣檢校司赴兼御史大夫拜天雄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  
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

長又握兵柄然其爲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爲歌詩多  
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  
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  
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  
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  
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  
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  
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是歲秋封  
從榮秦王故事詣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  
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祿所旨示不敢專今受大  
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  
簿至朝堂受册出載册車朝于太廟京師之人皆旨爲



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尚書令食邑萬戶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為皇太子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悅顧左右曰群臣欲立太子各當養老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入白曰臣聞姦人言欲立臣為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羣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吾為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褰褫巨軍禮廢其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

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文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奉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絹十匹都頭以下七匹至三匹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為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皆震懼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方將士試作征淮檄陳己所以平一天下之意言事者請為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悅刑部侍郎任贊為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非吾所諭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興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十一月戊子



雪明宗幸宮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已而從榮與樞密使朱  
弘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  
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維  
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  
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  
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  
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  
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初從榮常忌宋王從厚賢於已  
而懼不得為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  
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  
宮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宮使其押衙馬處  
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者弘昭等

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  
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遣  
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嬪及宣徽使孟  
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為助乃  
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  
府未敢決其謀謂弘昭曰僕為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  
懼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  
告義誠義誠許諾馮贇即馳入內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  
中興殿閣議事贇責義誠曰皇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為今  
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  
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賊命不  
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人



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  
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  
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於  
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  
即以控鶴兵守宮門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  
從榮容屬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  
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鞏從榮兵出與陟鞏並轡耳語行  
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鞏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陣  
兵橋北下據胡牀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  
掖門亦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  
北來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厭心自調弓矢皇城使  
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斃之從益無稍却弘實騎

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  
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首走出定昆門牙兵劫嘉善  
坊而潰從榮夫妻匿牀下從益殺之明宗聞從榮已死悲  
咽幾墮于榻絕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  
事若此慙見群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  
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

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家而有姪四人曰從璨從璋從溫  
從敏從璨初為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  
下之從璨為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倜儻輕財好士重誨  
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璨為大內皇城戶參軍賜死重誨  
誅詔復其官贈太保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變



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為捧聖左相都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為首獻其從事諫以為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之坐罷為右驍衛上將軍居久之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鎮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從璋為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節自脩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

從溫字德基初為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節度使封充王晉高祖立復為忠武軍節度使從溫為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溫欲友而造天子服哭從溫大恐乃悉毀之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歿惟從

溫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兒豈可繩之以法從溫由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等為盜悉籍歿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溫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是時從璋子重俊為虢州刺史坐贓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重俊復為商州刺史坐與其妹姦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賜死

從敏字叔達為人沈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無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橫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為西京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謚曰恭惠



五代史記卷第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唐廢帝家人傳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為人彊悍廢帝素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為皇后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為牙將廢帝即位拜宮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為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皓為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后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在鄴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侯張令昭召其屯駐兵逐延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已為節度使廢帝召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已



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后故剗其官爵而已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為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  
廢帝鎮鳳翔重吉為控鶴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  
兵也廢帝即位不欲重吉親兵乃出重吉為亳州團練  
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廢帝其京廢帝自疑乃反廢帝遣  
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以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  
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石碣塘及廢帝欲北征重美  
謂宜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碣塘初不欲往聞重美言  
曰為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  
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居藏竄門者禁止

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臣為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  
因縱民出及晉兵將至劉皇宗積薪于地將焚其宮室重  
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出曰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  
后曰為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曰不正也夫禮者所曰別嫌而明微  
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垂而宗廟朝  
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  
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為一家明宗廢帝  
為一家廢帝為一家周太祖為一家世宗為一家別其家  
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盜而有也周從其號與  
之也而別其家者昭穆親疎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  
曰系別所曰別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之不可別何哉著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已戒也

五代史記卷第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晉家人傳五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河泰  
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帝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  
自太原入朝于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詔公主曰爾  
歸何速欲與石即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  
曰謬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為皇后  
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用太妃  
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曰宗廟未立謙抑未皇七年夏五  
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為皇太后然卒不奉用而高祖  
崩故后詔高祖世亦無用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用尊皇  
后為皇太后太后為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



用事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各有梳頭妮子竊藥囊巨奔于晉今旨在否各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先為晉獲者及京廷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此即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此故引皇帝自屬我我素官為其所知卿為我草奏具言庶幾活我子母質為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杏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劉興利除室躬擐甲胄深入寇場犯露

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聞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感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色羞貪生恐耻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曷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街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次又為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傳佳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晏撫者妾伏念先皇



帝項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其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太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大晉朝之社稷不幸先皇猷代嗣子承祚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義義兵戈屢動騶馬難追感實自貽各將誰執今宮旻震怒中外携離上將率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願官恩旨曲宥名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昭延寶奉表請罪陳謝臣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宇封禪寺遣其將崔廷勳召兵守之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飢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

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邪僧辭曰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于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東貴不逃母教而至于此可來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北去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昭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臣宮女五十宦官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二儀鸞司二六軍士二十人從衛臣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徇父老爭持牛酒爲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



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  
機畫像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  
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  
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  
府皇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于懷密州去黃龍府  
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爲永康王所  
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  
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  
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  
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  
泣下悲不自勝爭自衣服藥餌爲遺五月永康王上陁取  
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

永康主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曰尚幼永康王馳  
一騎取之曰賜禪奴陁虜地并高涼虜人常曰五月上陁  
避暑八月下陁至八月永康王下陁太后自馳至霸州見  
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官爲生永康王曰太后自  
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去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  
二月徙帝太后于建州自遼阻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  
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曰館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二  
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二月太后寢疾無醫  
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戟于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  
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  
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  
后宮宦者東西班皆被髮赴跪扶昇其柩至賜地焚其



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  
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為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國  
夫人出帝太尊為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  
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南面颺之  
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  
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濛為州進奏吏居京師呂巧  
佞為安重誨所喜已為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  
驩甚乃為東胤娶濛女後封吳國夫人東胤早卒后寡居  
旬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呂為  
后是日呂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

影殿群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  
任大慶群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醜而告曰  
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  
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媧何似皇后與左右皆大笑  
聲聞于外后既太尊內寵封拜宮中尚官知客等皆為郡  
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為皇后宮中押衙其兄玉執政內  
外用事晉遂呂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  
母於宮中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  
藥欲與帝俱飲巨死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終為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  
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兄一兄六弟七子二孫  
而有略存詳非惟禍亂多故而生其事實抑亦無足稱焉



者然粗存其見者自備其闕云云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  
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賢敬暉重胤子曰重貴重信  
重義重英重進重曆重泉孫曰延寶孝平皇帝生孝  
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賢萬  
詮生敬暉而敬儒敬德敬殷重胤皆不知其於高祖為親  
疎也高祖孝元皇帝弟二子也而敬儒為兄疑其長子也  
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及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  
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為親疎  
然高祖愛之養厚為子故於名加重而下盜諸子高祖叔  
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前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  
高祖反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而舊說曰重曆  
為幼子者非也石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卑不見天福

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傳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  
祖萬友為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

敬威字奉信唐廢帝時為彰聖右弟三都指揮使領常州  
刺史聞高祖舉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孰脂免吾兄  
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為  
沂州馬步軍指揮使巨高祖反誅天福二年正月贈敬威  
敬德皆為太傅并贈敬殷巨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  
不及敬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  
皆贈太尉敬儒始巨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



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為太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太師

敬贊字德和少無賴窳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即位呂為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敬贊性貪暴高祖為擇賢佐吏輔之而敬贊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嘗遣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陝人苦其暴虐召還京師呂其皇叔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彥存鄭溫遇呂警豆之契丹犯邊敬贊從出帝幸澶淵使呂兵備文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為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呂轉州為威信軍授敬贊節度使在曹貪暴尤甚久之

召還張彥澤兵犯京師敬贊夜走踰城東垣墮沙濠溺死

時年四十九

韓王敬暉字德昭為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為襄陽防禦使以廉儉見稱至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當高祖起太原東英為右衛將軍重胤為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奉事庶民家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高祖為二子發哀皆贈為太保并贈重進呂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號王重胤鄭王重進瓊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太師

楚王重信字守學為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二月



呂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祖欲贈重信太尉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為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為善被禍吾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壽王重義字弘理為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召為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字重睿為人貌類高祖高祖卧疾宰相馮道入見卧内重睿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召宮者抱持真道懷中高祖雖不言左右

皆知其曰重睿託道也高祖崩晉大臣曰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睿為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正月拜重睿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城晉重睿從出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陳王重泉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末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泉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為子開運二年秋以延煦為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宦者從之又選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每詬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爭為聚斂趙在禮所積鉅



萬為諸侯之最出帝利其貲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  
綃三千匹前後所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  
贊以聘幣二百五十床迎于其弟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  
以賜予其高皇后臣窮極奢侈時人以為榮在禮謂人曰吾  
此一婚其貲費千萬十一月徙延煦鎮保義自延煦為齊州  
防禦使而延寶代為鄭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  
后遣延煦延寶齎降表王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  
為威信軍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為製作非工與前史所  
傳者異其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頃王從珂  
自焚於洛陽王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  
製此璽在位群臣皆知之乃已後延煦等從帝北遷不知  
其狀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曰其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  
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間閭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  
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  
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志盡愛於  
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  
性之親反視巨為叔伯父巨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  
疎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未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  
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  
絕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  
然而苟竊欺偽不可巨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  
然巨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  
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



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為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且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替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自三代已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且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為也。五代工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矣。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超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且耶律德光為

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且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且人理責哉。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漢家人傳六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受盛高濂傳汝舟校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  
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帝開  
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歛於民后  
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  
天子所旨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  
亦不旨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爲皇后  
高祖崩隱帝用尊爲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  
替李業等遊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  
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  
師傅延問正人旨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



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  
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勿  
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目為不  
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閉門邠等死周太祖起兵兵  
嚮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  
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呂  
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呂出遂  
及於難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詔已而議立湘陰  
公贊為天子贊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  
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為母太后詔曰侍中  
功烈崇高德聲昭著剪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曆數  
攸屬所呂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

惟巨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歲如母見待感認深意涕泗

橫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

年春崩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明年二十一歲果其皇后也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

贊高祖愛之巨為己子乾祐元年拜贊徐州節度使承訓

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為開封尹周太

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弒太祖入京師巨謂漢大臣

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

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

色皆沮巨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己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

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為

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



州節度使贊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  
君曰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  
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曰承勳久病不任為嗣太祖  
與群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曰卧榻昇承勳出見群  
臣群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贊高祖愛以為  
子宜立為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群臣迎贊道揣周太祖意  
不在贊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為誓道既行  
謂人曰吾平生不為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贊傳太后意  
召之贊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為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  
贊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贊  
崇至宋州贊登樓問崇所已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  
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贊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

語崇乃登樓見贊已而奪贊部下兵太祖  
留其副趙士文王度奉贊入朝太后道乃  
寡人此來所恃者曰公二十年舊相是曰  
客將賈正等數曰道欲圖之贊曰勿草草  
道已去郭崇繼員于外詔殺賈正及判官  
侯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太祖已監國  
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曰  
祖近親立為漢嗣乃自蒲鎮召赴京師  
情不附天道在比人心靡東適當改下  
命斌員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贊自幽死初贊自徐州入也曰都押牙  
温守徐州庭美等聞贊不得立乃閉城  
拒命太祖拜王彥



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昌刺史并詔斌具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承勳廣順元年昌旻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相陰公贊之事又嘉華庭美楊溫之所為贊於漢非嫡長特昌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贊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贊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為贊守孤城昌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叟氏不著不知其何昌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昌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傳疑則

信者信矣予因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生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昌信為興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尚祖寢疾隱帝當立為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封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容止曰吾骨為天無眼而使楊邠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昌勸我一抔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

傳先贊而後信亦便於述事尔

漢家傳六

四



五代史記卷第八

五代史記卷第八

周太祖家人傳七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太祖二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呂歸焉太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册為皇后謚曰聖穆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呂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為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為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册



爲淑妃拜妃弟廷璋爲右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願  
呂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即召弘裕弘裕老  
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貞定少尹太祖崩葬  
高陵二后三妃皆當陪葬矣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高  
陵之側爲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旻於高平遂  
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  
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爲諮呈官官至檢校工部尚  
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裨將  
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憐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  
妃歸爲其子婦父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  
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爲繼室太祖貴累封吳國夫人太祖

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  
追冊爲貴妃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  
嗣趙州昭慶尉妃幼穎悟始能言聞樂聲耳知其律呂年七  
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爲潞州牙將所得真諸褚中呂歸潞  
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呂爲子過於所生居五  
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間算知所在潞將仕于京  
師遇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二瑀呂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  
仕晉爲內職契丹犯關進超歿于虜中妃廢居洛陽漢高  
祖由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  
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爲德妃廣順二年卒年二十九妃兄  
三人瑀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初帝



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弟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  
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  
位詔故弟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弟三子意哥贈司空  
賜名信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為世宗  
避更名守原奉超贈左監軍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  
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巨緣情恩  
巨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  
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勤予懷侗可  
贈太傅追封郊王信司徒祀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  
軍衛將軍守原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  
遜等項因李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勸守原可贈  
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周世宗家人傳八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白爲子是爲世宗守禮字克讓白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弟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白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七十二官至太傅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



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歟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善羅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也所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孰為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為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為舜與也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亦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大夫

世宗二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善惡微時所娶也世宗為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示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身殺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為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出於將相之貴為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漢為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惶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



邊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  
曰郭公與吾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  
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為加慰勉以歸  
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為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  
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為天幸欲使削髮為尼后不肯曰死  
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髮為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  
特英銳聞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為繼室世  
宗即位冊為皇后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嘗追悔每怒左  
右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為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  
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  
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  
禮於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

於新鄭陵曰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宮號  
周太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  
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為誰氏宜哥與其二  
皆為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  
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群臣請封宗  
室世宗以謂為國日淺因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成慶  
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  
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天闕之端愈動悲傷之  
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  
將軍誠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  
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



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  
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  
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為恭皇  
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  
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  
軍封蘄王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  
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  
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錡誅  
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錡錡辭不  
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錡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  
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  
矣

蓋知其曲在已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心者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梁臣傳九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盛高濂傳汝村校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  
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  
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一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  
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一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  
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  
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發  
為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是無容  
為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  
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



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為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於郊翔時時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為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即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洽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懇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

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為可信任梁之篡弒翔之謀為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為崇政院以翔為使遷兵部尚書全鑿殿大學士翔為人深沈有大畧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書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為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責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御門地猶為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



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未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顯其圖已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為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未嘗省事未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在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疆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新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為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備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為怨言遂不用其

後王彥章敗于中都未亡趙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顧玘不來未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為對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為相實朱氏老奴兩事陛下如即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為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勸哭翔與李振俱為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嘆曰李振謬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白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俱從梁太祖為盜珍為



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爲太祖創立軍制選將  
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  
選將五十餘人皆可可用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未  
嘗不在戰中而嘗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  
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  
其麾下兵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  
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  
成軍以爲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爲備遂下之秦宗權遣盧  
瑋張晁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爲宗權所困太祖乃拜  
珍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  
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耶立斬仁遇  
以徇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

賊在吾郊若踐吾麥奈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  
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  
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晁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  
大振以得珍兵故也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  
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攻  
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爲降  
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爲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  
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雍瓦城而垂門發鄆人  
從城上礮石以投之珍軍皆死雍瓦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  
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囚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陽  
臨河李固分遣聶金范居實等略澶州殺魏豹子軍二千  
於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



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者陝州陝人也初爲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爲太祖所敗唐賓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珍嘗私迎其家置匱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材爲和解之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廐以待唐賓省部將嚴郊治既失期軍吏督之郊訴于唐賓唐賓以語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告京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具怒不可測乃匿使者王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湏明日冀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

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突爲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擿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百匹爲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素皆有功太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寇進屯召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逐楊行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澹淮攻儒爲儒所敗是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柳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佛山瑾殺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



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  
徹木為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兗  
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揚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  
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為人謹甚不嘗離左右  
及為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  
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  
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  
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彊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  
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  
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  
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一墮遭至弱而如此

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彊  
者顧其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  
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甄城人也少從黃巢巢敗降梁從太  
祖攻蔡州太祖豫去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鬪傷面身  
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劊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  
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為大將秦宗權掠地穎亳及梁  
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洧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遇  
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為多張全義龍李罕之於河  
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  
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沭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  
脩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



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于兖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金三閭門以待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閭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兖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兖州留後以交鄆兵攻淮南出安豐且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溍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

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山東下洛州斬其刺史刑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紉威求救于梁從周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走追至于鹽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為宣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將暉監其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為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



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鷓堤仁恭大敗斬首三餘萬級獲其將馬慎公等百餘人馬二千匹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為攻鄆洛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龍泰之州從周家屬為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霍存洛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為將驍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旺柵又以騎

兵破秦贛殺三千人敗旺於赤岡從朱珍掠淄青龐師古攻時溥皆有功朱珍與李唐賓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代唐賓以攻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潞州與晉人遇戰馬洋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為其後晉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為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太祖已即位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閱邪諸君寧復思之乎佗曰語如此



張存敬誰郡人也為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為將善  
因危窘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祖遣  
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為諸軍都  
雲候太祖攻徐宏以存敬為行營都指揮使從周攻  
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鸚隄還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取  
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  
漠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枕尸  
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舍  
山下晉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  
宋州刺史未卒于河中贈太傅存敬子仁頴仁愿仁愿  
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頴出必告及必面如事公之禮  
仁愿曉法令事梁唐益常為大理卿卒贈秘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也為李元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  
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為子名繼遠梁攻茂  
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  
以亂不果行太祖為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  
為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羅紹威將  
誅其牙兵惡魏兵彊未敢發求梁為助太祖乃悉發魏兵  
使攻燕而遣馬嗣勛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  
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麻葛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  
昭等從太祖悉破之道昭為將勇於犯難而少成筭每戰  
先發多敗而周彝等繼之乃勝開平元二年與康懷英等攻  
潞州築夾城為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破夾  
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也為人明敏有威儀善擯賓太祖初鎮宣武  
以為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  
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  
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  
入慰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  
見問梁軍中事稱自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忠義毅  
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  
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渡歸  
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即能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  
虞候左龍虎絳軍出為信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人  
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  
之贈捍大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以為牙將太祖初就  
鎮以為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洛州刺史羅紹  
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為紹威計畫  
乃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  
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寇  
彥卿皆大為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  
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為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前太  
祖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  
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  
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  
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折屋為棧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  
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未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傍



五十七  
復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  
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  
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  
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  
上道太祖即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為左金吾  
衛大將軍充金吾衛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  
避道前驅摔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  
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  
卿請論如法太祖不許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復拜相  
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弒彥卿出太祖畫像事  
之如生嘗對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帝即位徙鎮威勝  
彥卿明敏善事人而恒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卒于鎮年

五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

梁臣傳十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唐懷英交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胤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懷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郿坊兵救岐屯于二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為夜中不欲驚它軍獨以二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瘡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毅勇功臣揚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



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為招討使將行太祖  
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  
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  
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為都虜候久之思安亦無功  
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為招討使知俊未至軍  
太祖自至澤州為懷英等軍援且督之已而晉王李克用  
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  
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  
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  
必怠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  
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  
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

歸詣闕請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大陰虧食占者以為不利  
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為右衛上將軍劉知  
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為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  
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  
慶德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徙鎮感化其  
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  
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  
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  
偽為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  
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為行軍司馬梁太祖西  
攻鳳翔師範乘梁虛陰遣人分龍衣梁諸州縣它遣者謀多



漏洩事不成獨鄴素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  
悉有兗鄆以葛從周為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鄴乃  
使人負油膏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由者得羅城  
下水竇可入鄴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襲破之從從周  
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  
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鄴鄴以版輿置從  
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  
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為之緩攻鄴乃悉簡婦人及民  
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  
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  
而奔守陴者多逸鄴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  
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素遣從副使者

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  
彥溫非實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  
從周以禍福諭鄴鄴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  
降梁鄴乃亦降從周為具齋裝送鄴歸梁鄴曰降將蒙梁  
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垂驢歸梁太祖賜  
之冠帶飲之以酒鄴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  
以為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功臣  
舊人鄴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鄴皆用軍禮鄴居  
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  
陷長安太祖遣鄴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  
長安為永平軍拜鄴節度使末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  
為開封尹揚師厚卒分相魏為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鄴



以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初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鄆以謂晉兵來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鄆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鄆乃屯于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鄆曰閩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克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畫鄆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問鄆必勝之策鄆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謂鄆曰將軍蓄米將瘠饑乎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鄆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

為如何諸將皆欲戰鄆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鄆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鄆營鄆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鄆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鄆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籠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為西歸而潛兵貝州鄆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鄆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夾之鄆為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鄆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為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鄆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反拜鄆兗州安撫制置



使萬進敗死乃拜鄆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陷同州末  
帝以鄆為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鄆為書以招友謙友  
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惡鄆乃譖之以為鄆  
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鄆兵數敗乃罷鄆歸  
洛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昆為  
刺史鄆妾王氏有美色鄆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為王淑妃  
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鄆二子皆被恩寵路王從珂及於鳳  
翔時遂雍為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率諸鎮兵討鳳翔  
戰敗東歸遂雍閉門不內悉封府庫以待路王潞王前軍  
至者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小  
大皆與圖議廢帝立拜遂雍淄州刺史以鄆兄琪之子  
遂清代遂雍為西京副留守遂清歷真樣等五州刺史皆

有善政遷鳳州防禦使官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運中為  
安州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稱之嘗  
為淄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為母執轡行數十里州  
人咸以為榮

牛存節字替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  
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  
千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為人木彊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  
字以為小校張晔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宗攻濮州戰南劉  
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  
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前鋒是時  
歲饑兵行之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菽以食軍擊走罕  
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



會內黃遷滑州宇城渴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  
王言藏躬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踰濠急攻之會  
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  
獨破鄆西甕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  
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溍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毫  
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  
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趨徐州  
比傳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駭曰梁兵已來何其速  
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米與存節  
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  
使召存節存節為將法令嚴整善善得士心路人送者皆  
號泣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

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為行營排陣使晉兵已  
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  
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  
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  
勇士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  
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  
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  
入晉人解去遷左龍尾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  
鄆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  
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  
州水賊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  
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



其可食女謙卒不能下末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將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兵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瘠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他贈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為德妃歸霸少與其弟歸厚歸弁俱從黃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秦宗權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旌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旆賊一斃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望見其壯之賞以金帛弁以其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為遊兵過旌柵旌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殺旌兵千人奪馬數十匹太祖攻蔡州蔡將蕭顯

急擊太祖營歸霸不暇請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壁門合擊敗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兗鄆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千守之與朱瑾逆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霸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又破劉仁恭於內黃功出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曲阜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傑事末帝為顯官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弟歸厚字德坤為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旌屯赤岡歸厚與旌獨戰陣前旌憤而去諸將乘之旌遂大敗太祖大悅以為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拔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



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柳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  
從後至友裕徙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  
高望之鄆兵纔千人太祖與歸厚以聽子軍直衝之戰已  
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  
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鬪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弟取之  
以為必死矣歸厚體被半餘箭得筠馬乃歸太祖見之泣  
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昇歸宣武遷右神武統軍歷洛  
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屈乾化元年拜鎮國軍  
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卿歸弁為將亦善戰開平初為滑州  
長劔指揮使漢融梁亡皆族誅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為人沈嘿多智善劔槊秦宗權陷  
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鄆為拔山都指揮

使重師苦戰齊魯間威震鄰敵遷潁州刺史太祖攻濮州  
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卧  
帳中諸將強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氈毯沃以芥火  
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  
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  
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  
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  
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  
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  
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  
師不知太祖怒已得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  
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



再敗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徐懷王亳州焦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懷王為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為永城鎮將秦宗權攻梁碑金隄靈昌酸棗懷王以輕騎連擊破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劔都虞候又破宗權於板橋赤岡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兗鄆破徐宿懷王金創被體戰必克捷所得賞資往往以分士卒為梁名將本名琮太祖賜名懷王從太祖攻魏敗魏兵黎陽遂東攻兗破朱瑾於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揚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王獨完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屬歲屢蝗兵繕兵治壁為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梁東境懷王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

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于澤州晉人攻之為隧以入懷王擊之隧中晉人乃却太祖時歷曹晉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王堅守敗晉兵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祖崩方彧自立朱友謙附于晉以襲卿州執懷王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三

梁臣傳十一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  
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  
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為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  
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  
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為先鋒師厚  
取穀城西童山木為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  
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為多拜山南東道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反攻陷長安劉鄩牛  
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旁南山入其西門降其  
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



阮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久無  
功太祖病卧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  
水夜行迷失道明日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  
久之無敵乃定己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間而梁軍攻  
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為之擊趙以牽晉屯于龍  
花遣師厚攻棗強三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  
之進圍脩縣晉史建瑋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  
與師厚皆帝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  
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  
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自  
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  
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侈難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得

以促疆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為梁所制師厚已  
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  
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  
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  
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六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  
友珪友珪兵無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未帝謀討友珪問  
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  
吾事立辦未帝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  
未決謂其下曰方郢王弒逆時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  
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  
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  
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



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為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珪末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以諮之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瘍發卒末帝為之受賀於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為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兵失河北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肥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揚行密起淮南景仁為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屯城為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

鄆州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急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約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嘆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眾一旅設覆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遏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得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為潤州團練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及求宣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



之景仁間道歸梁仍以為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年以景仁為北面招討使將韓勅李由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洛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為之盱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勅李思安輕汝為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末帝立以景仁為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

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為都指揮使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宣遣瓌與何懷寤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兗州瓌趨待賓館欲絕梁餉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賓矣以六壬占之得斬關鎗以為吉乃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夜黑兵失道旦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大敗瓌走梁兵急追之瓌顧路窮登塚上大呼曰我賀瓌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并取懷寤等數十人降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繫瓌及懷寤等至兗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寤等十餘人而獨留瓌瓌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効從太祖平青州以



五代史卷之三  
為曹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  
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  
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貝衛洛慈諸州皆入于  
晉晉軍取劉鄩末帝乃以環為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于  
行臺晉軍迫環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環與彥章有隙伏  
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  
老疾於鄴以輕兵襲濮州環自行臺躡之戰于胡柳陂晉  
人輜重在陣西環軍將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  
其輜重環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晉兵仰攻之環軍下山  
擊晉軍環大敗晉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為柵環以舟兵  
攻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侍中有子  
光圖

凡言有子某者皆仕皇朝有間

王檀字眾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為小校尚讓攻梁戰  
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踏白副指揮使從朱珍  
募兵東方戰數有功梁與蔡兵戰板橋李重裔馬踣為蔡  
兵所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內黃遷衝  
山都盧候復從朱珍攻徐州檀獲其將一人梁兵攻王師  
範以一軍攻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即位遷保義軍節  
度使潞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於柏鄉晉兵圍邢州  
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請自拒敵力戰卒全邢  
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瑯琊郡王友珪立徙  
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是時莊宗取魏博檀以謂晉  
兵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鎮  
天平檀嘗招納亡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八



贈太師謚曰忠毅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為客將為人材武有辯梁太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楊行密攻遂遂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沒嗣勳無所歸乃留事梁太祖以為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西攻鳳翔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長直千人為綵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為備殺其八千餘人遲明皆盡嗣勳中重瘡卒太祖即位贈太保王虔裕瑯琊臨沂人也為人健勇善騎射以少獵為生少

從諸葛爽起青棗間其後爽為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擊沙陀還入長安攻黃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為河陽節度使中和二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大太祖數為所窘而梁未有佗將乃以虔裕將騎兵嘗為先鋒擊巢陳蔡間拔其數柵巢走梁兵躡之戰于禹勝成巢敗而東虔裕功為多乃表虔裕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為敵境大小百餘戰虔裕常有功秦賢攻汴南境太祖遣虔裕拒賢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虔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為晉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遷執虔裕降于晉貞殺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慧養以為子授之兵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為騎將是時賀瓌善用士卒而彥章與梁審澄侯溫裕皆善將騎兵審澄溫裕所將不過二千彥章多而益辦彥章事未帝累遷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上賀瓌為北面招討使彥章為排陣使屯于行臺彥章為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常儒服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者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環心忌之彥章與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細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晉益惡之彥章故與馬步都虞侯朱珪有隙瓌欲速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珪乃誣彥章以為將反瓌且享士使珪伏甲殺之審澄溫裕皆見害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唐臣傳十二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清汪文盛高凝傳齊校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為河東教練使為人明敏能應對  
且幹材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為中門使崇韜為副使  
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居中門使相  
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  
知祥乃薦崇韜為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  
州又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  
恐欲解圍公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  
都臣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  
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  
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



登壘望見彥章為重塹巨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巨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為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巨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巨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巨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巨為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疑軍臨河唐自朱德

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巨澤潞叛而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感巨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巨河為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巨為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自河巨北人皆引首巨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末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新舊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歛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



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州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美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用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呂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呂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呂天下為已。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已上，乃呂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

呂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簿繁多，州縣為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左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群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呂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曰：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曰：「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



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于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臣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慙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為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其艱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為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

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金殿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嘗為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臣為勞今居深宮陰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臣天下為心今臣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念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猶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為人彊直頗為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有所不請書積凡案一不臣報皆臣示崇



韜宗韜數呂為言宦官冷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為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斯養安思及貫為之奉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為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為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旨發皇太后崩苑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聖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貫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脩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

曰貫公所愛任公裁

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

自闔殿門崇韜不得

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

明宗為總管嘗行而

韜曰讒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之

計乃曰契丹為患北邊

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安國之儲

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為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安小

子豈任大事公為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

矣無呂易卿也乃呂繼安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為招

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行弟宗弼陰

送款于崇韜求為西川兵馬留後崇韜呂節度使許之軍

至成都宗弼遷行于西宮悉取行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

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安頗疑崇韜崇韜無官自明因呂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



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安曰王有破蜀  
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  
扇馬亦不可騎繼安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  
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  
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  
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  
百萬糧二百五十二萬石錢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  
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入言蜀  
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見於  
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  
蜀視崇韜去就彥珪曰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  
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

所得皆籍沒明宗即位詔許歸葬曰其太原故宅賜其一  
孫當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韜父  
諱弘革等即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曰其姓郭因  
曰爲子儀之後崇韜遂曰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  
號慟而去聞者頗曰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  
破蜀因遣使者曰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曰綏來之  
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爲將曰驍勇知名梁攻  
宋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爲  
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曰爲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  
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即位曰爲左領軍  
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



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為中門使已見親信而呂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弘遷毆傷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勅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呂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

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異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為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答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他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為遂却而不白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田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



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為己任遂欲納為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疆欲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孽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蕪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密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旨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使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為辱國固止之及玫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

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巨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巨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巨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趣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巨乃遣殿直都知范溫巨金帶龍衣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巨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戒曰為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巨滅口重誨率群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



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  
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為姦人所中事  
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  
秋責帥之義所以勸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  
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白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佗明  
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小  
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吾相養活  
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  
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吾並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  
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制其姦怒凡兩川守將更代多  
用已所親信必曰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曰虞緩急二

人覺之以為圖已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為西川監軍知  
祥大怒即日斬嚴又分閬州為保寧軍曰李仁矩為節度  
使曰制璋且削其地璋曰臣欲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  
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  
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曰伐吳而明宗難  
之其後曰部尚書李鏘得曰天謀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曰  
稱藩願得安公一言曰為信鏘即引謀者見重誨重誨大  
喜曰為然乃曰玉帶與謀者使遺知誥為信其直于縉初  
不曰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鏘行軍司  
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  
李虔微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  
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曰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



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為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  
曰彥溫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  
彥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  
辨慎無措之胷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汝卿去朕不  
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  
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紆其禍也趙鳳昌為  
大臣不可輕動遂曰范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  
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  
石而致一斗自關曰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為盜賊  
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  
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曰馳數百  
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斃踣道路者不可勝數

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  
右甚謹重誨酒酣為弘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賴人主  
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  
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  
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  
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  
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希旨爭求其過者安希倫坐與  
重誨交私嘗為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  
因上章告老曰太子太師致仕而曰李從璋為河中節度  
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一子崇緒崇替宿衛  
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一渠安得來已  
而曰此非渠意為人所使耳吾臣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



械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八拜于庭重誨降而谷拜從璋曰搃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巨為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

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

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

若今學士院諸報今上大大門官又守相往來謂之簡帖俚俗猶謂之記事也因崇政使臣聞得旨則復

宣而出之梁以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

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

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禎重誨為之始

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侷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

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

職也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唐臣傳十三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受盛高濂傳汝舟校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為人勇而多智能均善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晉王為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巨功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義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義欲得汝巨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



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  
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  
威將五萬人為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  
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巨夾城潞州守將李嗣  
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  
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  
有隙吾甚慮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  
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巨  
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  
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  
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巨破夾城  
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

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  
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  
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北  
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父馬  
鎧甲飾以組綉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  
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甲之  
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為吾兵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巨往取  
也退而告于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巨待之  
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  
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  
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  
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



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  
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  
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  
營擾而勞之可曰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顧  
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  
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曰何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  
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  
營挑戰自曰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曰出與德威  
轉鬪數十里至于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  
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  
淺草可前可却貞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為  
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

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  
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曰為然至未申時  
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  
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  
敗自鄆追至栢鄉橫尸數十里景仁曰十餘騎僅而免自  
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潛號於燕  
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曰擊之德威入祁溝関取涿  
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  
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曰功拜盧龍  
軍節度使德威雖為大將而嘗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  
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  
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



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搗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  
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替軍出黃澤關巨襲太原德威自幽  
州巨千騎入土門巨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  
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  
先馳據之巨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  
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巨挫人之鋒故其用兵  
常伺敵之隙巨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  
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  
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  
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  
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巨計  
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糈具而營柵完是謂

巨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巨騎軍擾之使  
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巨勝也  
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為乎顧李  
存審曰公巨輜重先吾為公殿遽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  
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之軍居  
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  
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  
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  
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  
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  
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



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  
 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  
 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為善歌其善主將馳騎召存  
 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  
 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為義兒  
 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傳為前鋒破居庸  
 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召功遷校尉左僕射從李嗣  
 昭攻汾州執李瑋遷左右相少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  
 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沂州刺史蕃漢馬步  
 軍都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脩縣存審與  
 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  
 晉存審為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存審毀軍魏縣與劉鄩

相距於莘西從莊宗敗鄩於故元城閻寶以邢州降乃以存  
 審為安國軍節度使毛璋曰滄州降徙存審橫海加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  
 兵兵少欲勿救懼大之莊宗小疑召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為  
 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秦擊  
 走契丹從戰胡柳波晉軍具公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  
 圖力戰暮復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為兩城  
 晉人謂之夾寨遷內外蕃漢馬步軍總管梁朱友謙以河  
 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與李  
 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  
 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  
 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質吳



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且持久困我則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且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聞鷄存審曰可且一戰矣乃進軍擊鄰大敗之鄰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鄰兵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鄰且謂晉軍且懈乃夜遯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弒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為將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遮虜乃以存審為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彊遣之莊宗滅

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為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快快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鄧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已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弃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竟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朕鈞斬祛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予弃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後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彥超為汾州刺史郭從謙弒莊宗



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為北京巡檢未王存霸奔于太原  
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  
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即位彥超來朝明宗德  
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呂為建雄軍留後遷北京  
留守徙鎮昭義罷為上將軍復為秦寧軍節度使又徙安  
遠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資彥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  
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贈太尉次子彥饒為汴州馬步軍  
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  
張諫為亂殺權知州高逖追彥饒為帥彥饒陽許之曰欲  
吾為帥當止焚掠明日呂軍禮見吾於南街乃陰與拱衛  
指揮使龐起伏甲于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  
殺四百餘人即日牒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

畧其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  
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  
晉高祖起太原彥饒呂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  
高祖呂楊光遠代彥饒將親軍徙彥饒義成軍節度使范  
延光反白奉進呂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  
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  
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  
兵李宣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  
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邪  
拂衣而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  
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  
京師遂呂彥饒應延光及聞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



詔削奪在身官爵若饒與晉初無釁際呂一旦之忿不能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呂反見誅非其罪也

史建瑋鴈門人也晉王爲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常將騎兵爲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冤胸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鮪尉氏門呂出而敬思爲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瑋少事軍中爲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拒於潞州建瑋已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瑋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瑋呂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爲方陣分其兵爲二

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瑋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呂功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疆脩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瑋呂二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疆存審扼下博橋建瑋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瑋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所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直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脩縣人追擊之梁軍弃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



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呂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瑋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鋌兵傳鎮州建瑋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建瑋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為魯國長公主匡翰為將沈毅有謀而接下呂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為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氏世為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闕徹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鬻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闕徹天下談者未有偶耳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

十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為匡衛指揮使梁晉戰柏鄉相拒鄆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怒言高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為梁奪則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從戰莘縣故元皆先登陷陣呂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槍效節軍晉攻揚劉建及躬自負設葦堙斬先登拔之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呂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暮不可戰闕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况呂高而擊手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為然



因白莊宗曰請發兵高皇臣破敵即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勝為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呂竹竿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呪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稍呼曰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呂大雍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竿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圍解去自莊宗得魏博建及將銀槍效節軍建及為將喜以家貲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即以為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元行欽幽州人也為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伊行

欽呂兵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呂酒曰壯士也因養呂為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取之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搯稍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待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群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為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



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群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行欽為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目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敕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為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臣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欽具目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屯澶州分諸鎮兵為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為筏渡長慶河攻寇氏

門不克是時邢洛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已往群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平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呂明宗及聞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計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繫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榮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為不可因擊殺從璟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人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而默



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榮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  
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  
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  
呂塞書員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髮誓斷髮各置之于地誓以死  
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  
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  
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  
於爾行欽瞑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  
市人皆爲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曰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  
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  
去就而行欽獨曰反聞又殺其子從瑒至於斷髮自誓其

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曰求生  
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安全全代北人也爲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啖伏事晉  
爲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曰疾居于太原莊  
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檀襲太原晉兵皆從  
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  
城圻禦而外攻甚急安全疆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  
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慙矣然尚能爲公破賊  
承業喜授巨甲兵安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  
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而晉救兵  
稍至然莊宗不目安全爲能終其世不錄其功安全與明  
宗有舊明宗即位拜安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呂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晉王討黃巢至華陰闌得之時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為錢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巨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建豐為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洛三州拜洛州刺史擊梁將王千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戰胡柳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隰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即位呂舊恩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表下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滹城人也父再遇為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遊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于河上莊宗

嘗為孝義指揮使數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為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而門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國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為之蹙唏乃使以兵為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陽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為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



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  
獨取三州乃呂夔州為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  
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為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  
數呂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  
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為祟卒于鎮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六

唐臣傳十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自晉救趙破  
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弒趙王  
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  
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効今聞王死欲臣劍自  
到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冤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  
建瑋等助習討文禮呂習為鎮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  
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授乃  
呂相衛二州為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  
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鎮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  
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



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  
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  
宗於昨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決霍彥威給  
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決  
平盧監軍楊希範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  
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為希範所信給希範曰內侍盡忠  
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効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  
家不足慮也希範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範  
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  
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為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代習鎮  
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  
復鎮天平徙鎮宣武習素為安重誨所不悅希其旨者上

言習厚飲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  
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快快失職縱  
獵劇飲以自娛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習二子令謙蒙令  
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為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  
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為良刺史家少好  
學性剛鯁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卒稍以功遷裨  
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為張文禮所弑震從  
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  
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  
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攻破鎮  
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為人純質少好學通左



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爲刺史以廉平爲政有聲遷冀州  
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  
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成  
兵龍旺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旣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  
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  
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已之爲不爲爲之雖利於國而有  
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爲  
而任不專已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  
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  
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  
尚何有於忠哉

孔謙魏州人也爲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爲度  
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悅之  
自少爲吏工書算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與梁相距河上  
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之所以成莊宗  
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莊宗初建大號謙  
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使  
以謙爲副謙已怏怏旣而莊宗滅梁謙從入張謂崇韜曰  
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且  
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  
革過失而革常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  
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  
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



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為人明辨人頗  
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  
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  
不召以興唐尹王正言為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  
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  
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為言乃罷正言以謙為租庸使  
賜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為事莊宗初即位  
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  
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  
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  
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勅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  
制也租庸直帖公為梁之弊不可為法今唐運中興領還

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奉錢  
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徑  
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弄遣大程官放豬羊柴炭占庇  
人戶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解錢由是天下皆怨苦  
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  
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使為鄆州糧料使明  
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為  
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為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  
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  
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為重遂以  
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



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度支戶部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延朗號為有心計以三司為已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游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維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為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決延朗與

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巖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為刺史後事莊宗為客省使巖為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同光三年使于蜀為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悚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巖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巖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于鄴宮自邳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疆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于荆胡吳越脩貢賦効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全無虛月天子方懷之曰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



吳越非予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疆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疆孰與爲梁光嗣曰比梁差省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益奇之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劔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決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爲三川招撫使與康延孝

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行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爲託即日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爲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其後孟知祥僞僵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答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因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



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  
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以為客  
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  
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  
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  
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戰而靴走廷中璋責之曰  
爾以西川能斬李巖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  
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  
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素為安重誨所親信  
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  
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

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旆又以兵戍之是將  
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  
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  
矩至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  
咸又將兵益戍閬州光業亟言以為不可重誨不聽咸又  
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  
矣嘗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  
能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  
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  
皆見殺

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為橫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  
為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



功爲貝州刺史璋爲人有膽勇自晉與梁相距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爲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勸諫諭之乃聽命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岌及伐蜀餘貲旣富而驕益爲淫侈嘗服赭袍飲酒其所得蜀妓爲王衍宮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贊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姦明宗乃遣人追還廷贊并璋下御史獄廷贊款稱實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璋前任藩鎮陰宏圖異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見任官勒還私第初廷贊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多摺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口旣出而責賂於璋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鞠之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款上有止口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鍛鍊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七

唐臣傳十五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爲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巖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蒙天子厚因心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



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乃還  
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  
尤惡弘昭爲人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  
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有端唐  
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  
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幽平公主言  
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乃以弘昭  
及馮贇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所養之才不足當  
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  
安用弘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  
宗爲閹者贇爲兒時以通黠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  
以贇爲進奏官明宗即位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

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  
王淑妃用事弘昭乃贇並當年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人  
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  
事中陳乂爲人險詐好陰計嘗事梁張美傑文事郭崇韜  
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爲樞密院直學士用其謀  
是時弘昭贇遣漢瓊至魏州召愍帝而立而留漢瓊贇知後  
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贇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  
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二  
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  
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  
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輝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  
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裁



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贊于家贊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贊有子二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贊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其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安將房曷而延朗為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為北京留守未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原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曷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鼓鼻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曷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驚曰此非人臣也曷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

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巳土曷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為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曷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曷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曷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由是曷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既



立以昭胤為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為比部郎中  
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為皇城使高為宣徽北院使延朗為  
莊宅使久之以昭胤高為樞密使延朗為副使審虔為侍  
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為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  
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高及延朗掌  
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入立高  
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為  
麻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  
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  
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為大  
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為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  
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

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上館運葛糧遂近勞  
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  
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為皇城副使而  
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山得信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  
高祖益見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為麻疾不自堪因  
數求解總管以採帝心是時帝母魏氏治封晉憲皇太后  
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瘞呂高祖建言味與民家墓相雜  
不可立宮帝疑高祖必毀民墓為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  
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  
言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延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  
帝夜乃召之語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  
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尔不



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日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請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道孫為答詔曰宜以聖語詆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喜愛馬道孫言為難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落地如此不欲行也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致遠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松躡其足文遇曰帝曰我見文遇肉顫遽欲抽刀刺之松曰文遇小人致誤太爭刺之益醜乃已時契丹已立敬瑭為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遣審度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度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

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為民初延朗與高祖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益以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高祖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曰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晉高祖聞高祖不與延朗事哀之遂復以為將歲餘卒專美事晉為大理卿開運中卒高祖之將起廢帝以昭胤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河陽即度帝與昭胤冬遇皆不知其所終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神言驗矣然焉知其



不為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之可以深思焉廢帝之  
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八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  
為之謀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八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  
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為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戰  
栢鄉累以功遷為騎指揮使莊宗即位歷應嵐二州刺史  
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從領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從  
珂反於鳳翔廢帝遣王思立同安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  
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立同至鳳翔軍叛降  
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  
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西兵七  
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從管陝人於死耳捧聖

亡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  
無降意頗不悅之從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為右神武  
統軍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  
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圍柏谷救張敬  
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  
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  
為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  
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  
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  
三城節度使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為親軍都指揮使  
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誥素驕自為河南



尹興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思自脫獨義誠  
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  
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  
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  
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車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  
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實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  
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  
閱從榮家皆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  
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愆  
妾即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  
一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劄兵叛降從  
一而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愆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

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元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  
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見  
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  
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  
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愆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  
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  
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未弘實見軍士無固  
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劔  
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  
雖幸勝特得度釗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從來邪義  
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  
而聞愆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



以義誠為招討使悉將六軍以而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嗚呼五代為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其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與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交一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半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千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太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則詳人將天子國兵之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為

之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微凡朝廷大事皆決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為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並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於亡語曰涓涓不絕流為江河炎炎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猶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內外之兵皆屬侍衛司矣則為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為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侯領壽州節



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路  
王從珂以彥稠為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  
彥溫母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  
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為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  
保等族抄掠方渠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武康  
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鼠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  
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合盡  
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  
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  
進奉為名重斂軍士也已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  
王兩團及遺秦王金裝胡鞞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  
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彥稠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所虜

男女千餘人路王從珂反彥稠為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  
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為路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  
之晉高祖立贈侍中

彥稠與思同俱以敗走特慈帝猶在唐未  
亡二人走歸國於節未嘗異於元行欽之  
走也然思同辭義不屈其死可嘉彥稠有  
被執見殺爾餘無可稱故不列於死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唐臣傳十六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穀傳汝舟校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爲王處直掌書記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爲行臺左丞相莊宗即帝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爲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革說爲相說唐末爲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爲禮部侍郎革以說能知前朝故事引以佐已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莊宗內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于國而亦無學術革說俯仰默默無所爲唯喏崇宗韜而已唐梁



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為姦利  
至有私鬻告勅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姪甥者宗韜  
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為宜革  
以漸而崇韜嫉惡太甚果於必行說革心知其未可而不  
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吳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  
延皓及選吏尹玫皆坐死尚書工部判吏部銓崔沂等皆  
貶說革詣閣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偽濫駁  
放而斃踣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宗韜死說乃教  
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益以罪之是歲大水四方地連  
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妾皆採稻以食莊宗日以  
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為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  
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百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

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白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  
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曲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  
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革自為相遭天下多  
故而方服丹砂鍊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  
以其子為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為非遽改他官而革以說  
子為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為集賢院學士莊宗崩革為  
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  
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于朝曰  
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  
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  
革貶辰州刺史說涿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珣任  
園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李德裕傳 三



與選人責授單費州司戶參軍說夷州司戶參軍皆負外  
置同正負已而竄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百姓初說嘗以  
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為相常以  
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  
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為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  
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為先帝  
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  
入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畫革子昇說子濤  
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晉天福初濤為尚書膳部員  
外郎卒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為鹽鐵出  
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為道士遊諸侯間豆盧革為  
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為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  
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其薦之以為河東節度推官莊宗嘗  
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誠歿于陣  
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危酒辟一書  
記於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  
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  
邪莊宗已即帝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  
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  
時名族可以為相莊宗以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  
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肩輿道從喧呼道中  
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左右對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  
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



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後丁夫官吏迎拜程坐有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與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婿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望據几次事視圜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邪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圜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悞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胤昇解之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隊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為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橫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瑒薨晉王瑒救潞者皆解

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爲昭昭畫守計甚嘉之曰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辨釋讒構嗣昭卒免於禍圜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圜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文禮弑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圜代將其軍號今嚴肅既而又禮之圜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圜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圜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盡而又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圜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予亦難免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



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園其  
言不欺既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  
嘗見之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為北京拜園  
工部尚書無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為政有惠愛  
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園行軍司馬仍知真  
定府事園與崇韜素相善又為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  
託之而園多所違異初園推官張彭為人傾險貪黷園不  
能察信任之多為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為園謀隱守公  
廨後莊宗遣錢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  
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  
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園  
有隙同光二年園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宏暨崇韜

伐蜀懼園攻已於後乃辟園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園黔南  
節度使園懇辭不就繼宏殺崇韜以園代將其軍而旋康  
延孝反繼宏遣園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  
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園悉將其軍以東明宗  
嘉其功拜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  
誅孔謙園選辟才俊抑絕僥幸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  
韋說豆盧革罷相園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為相者  
園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為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  
文藝但不庶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為之太常卿崔  
協可也重誨以為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協  
對園前爭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  
協不識文字而虛有表號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採



擢無功幸進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為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執奇譙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葉蘇合之丸而取虵蝮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為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為然圜與重誨交惡自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比自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內出圜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圜聲

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說而使臣給券卒自內出圜益憤沮重誨嘗過圜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圜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圜遽求罷職乃罷為太子少保圜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為下詔坐圜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愍帝即位贈圜太傅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掠燕人以為兵鳳懼因為僧依燕王弟守奇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以守奇為博州刺史鳳為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為鄆州節



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為色變學士莊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家酣酒命皇后拜全義為父明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入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固請籍沒鳳又書言繼孫為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群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為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彊素與任圜善自圜為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

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圜為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為北京巡官明宗為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相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為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



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為之洶洶而定州王都  
以為天子幸下州誅守殷而又幸鄴以圖已因疑不自安  
宰相率百官詣閣請罷幸鄴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群臣不  
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  
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  
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  
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  
為翰林學士而嶠亦訐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  
久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  
政尤詆訾言鳳鳳心銜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鄰家爭水竇為  
安重誨所怒鳳即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

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  
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  
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寃之其後安重誨  
為邊彥溫等告變明宗召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  
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  
曰此間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  
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閒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  
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  
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  
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  
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群臣無敢言者獨鳳數  
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為朋黨罷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



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召為太子太保  
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箸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  
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  
家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  
舉進士為河中節度使李都權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  
為榆次令遂為掌書記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  
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  
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為書與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  
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  
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其  
從事敬翔曰善為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

書多傳于世襲吉為人恬淡以文辭自娛天祐二年卒以  
盧汝弼代為副使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  
求為河東節度使為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  
薨莊宗嗣為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莊  
宗即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為人沈靜寡慾少好學能鼓琴飲  
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為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  
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  
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  
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為即  
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鄧南魏繁陽壇  
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為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



兩虜侯亟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太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伶史彥瓊曰我與群臣飲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彥瓊爲憲解之乃已郭崇韜伐蜀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文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末王存霸

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鞅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筆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奔沂州亦見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二人而失二人焉輩廷美楊溫之死予旣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也予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末王存霸符彥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耳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絕



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說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爲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蕭希甫宋州人也爲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莊宗即帝位欲以知制誥有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

以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出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且其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矢志尤怏怏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明宗即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甄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公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賊之吏刑獄之寃者何可勝紀而甄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以上皆赦除之然後出甄函以



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頗沮難  
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囚殺  
人而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在具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金而  
已革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左  
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常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  
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安  
重誨求希甫以之是時明宗將有事于南郊前齋一日羣  
臣習儀于殿廷宰相進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  
安重誨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  
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一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  
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言是夜託疾還第月餘坐  
告李筠事動搖軍衆鳳州司戶參軍卒于貶所

劉贊魏州人也父玘爲縣令贊始受學衣以青布衫襦每  
食則玘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于牀下謂之曰肉食君  
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  
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紉威判官去爲租庸使趙巖巡官  
又爲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  
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可干以私是時秦王從榮握兵  
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傳以輔道之大臣畏王不敢  
決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替秘書監爲秦  
王傳贊泣曰禍將至矣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  
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  
以正道秦王嘗命賓客作文於坐中贊自以師傳耻與群  
小比伍雖操筆勉強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



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  
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師  
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  
劉贊皆以正直為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詔病告家居  
又皆宜不與其謀而諮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輦法當死  
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不誅其意爾使秦王得  
入光政門當待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  
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  
而馮贊亦爭以為不可贊等乃得免死於是論高輦死而  
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初贊聞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俟  
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家嗣見殺而賓僚奪  
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

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為太原節度使辟為  
判官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  
守事瓚為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踈簡而內頗周密莊宗  
建大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  
北京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  
已而以瓚為西山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  
副使趙季良為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  
司馬瓚耻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  
北京為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  
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為司馬猶勉待之甚有子知  
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卒







